

# 那山那河那村

连迎

在栖霞北十几公里处，有一个村叫松山，那就是我的家乡。

松山的村名来源于一个故事。相传邱祖云游四海归来，欲在故土修建道观，选址在白洋河东岸的山村，并把木鱼埋在此处。恰好王母娘娘云游到此，也相中这里，便把金簪埋在木鱼之下。两人相争，各施法术，一夜之间，此处便生出一座大山，因此得村名“生山村”，后因谐音，再加上山上松树较多，便叫松山村了。

村东面有座大山，不知是不是神仙打架时生出的，家乡人称之为东山。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炮楼，是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的好去处，还有一条长长的防空洞，打穿了东西两个山头，黑黢黢的，能独自穿过山洞的小伙伴自然就成了孩子王。山下是一大片树林，一条大河自南向北蜿蜒流过，我们称之为东河。

春天来了，河面开了，河水慢慢活起来，里面的鱼虾游动起来。岸边的垂柳在春风中摆动，婀娜多姿。鸟儿在林子上空飞翔，“布谷布谷”叫得欢。山上的野花开了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仿佛给大山穿上了一件五彩衣。

最热闹的是夏天。清晨，河面上泛着霞光，勤快的女人赶在上工前来浣洗衣物了，先掬一捧河水扑在脸上，顿时神清气爽。棒槌声不时响起，衣服比起用洗衣机洗的，用家乡话说就是较净。

晌午，男人们如约好了似的，一起来到河里洗澡，顺便还能摸些大蛤。最常见的一种表皮绿绿的蛤，回家烧汤很鲜美。

孩子们在学校睡午觉后还是昏昏然的状态，此时两个班的老师一商量：走，去东河树林里背书。大家立刻来了精神，排着队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老师通常让我们先在河中洗洗脸，清醒清醒，然后让大家随意找个风凉的地方背诵课文，但不允许跑得太远。离开了闷热的教室，在这天然的大氧吧里，清风徐徐，我们仿佛都开了窍，很快就完成了背诵。

秋天来了，漫山遍野的松树挂满了松果，也就是松塔。老师会带我们上山摘松塔，这是那个年代教室里生炉子的好“引火”。这时节，山上还有许多可以吃的野果子，像酸枣、山李子、野板栗等。我们摘得最多的是酸枣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有时还能在松树下捡到“脆莪”，这是我们那里特有的蘑菇，头部像个倒挂着的筐，金黄色，根部较粗，吃起来有点脆，香且嫩，好似鸡肉。最常见的是“粘莪”，顶部呈紫黄色，果肉不如“脆莪”厚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通常把“莪”制成干品，作为逢年过节及迎接贵客时餐桌上的一道佳肴。

说起松山大集，方圆百里都知晓。逢三和逢八开集，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是赶山会的日子，有剧团来唱大戏，热闹非凡。

现在的松山村旧貌换新颜，东山脚下崛起一座座厂房，一条崭新的公路——同三高速由此纵贯南北。烟台苹果看栖霞，松山的苹果也不逊色，色香味俱佳。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苹果，每年收获的季节，快递给外地的亲戚朋友，送礼也倍有面子。

这些年，家乡人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，村里几乎每家都安装了太阳能、暖气，用上了自来水、净化器，天然气也提上了日程。村里还有娱乐广场和休闲设施。

走在村里平整的街道，看到晒太阳的老人一脸满足的笑，我的目光投向远处的东山，想起家乡的古老传说，感慨村人如今的幸福生活。

# 果都的路

张荣起

不管是乘航班从胶东上空飞过，还是坐汽车穿过胶东半岛腹地，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被胶东屋脊的美景所吸引。春天皑皑果花似雪，秋天累累果实如金，这就是被誉为“中国苹果之都”的栖霞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栖霞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“臭鱼烂虾，送到栖霞”的岁月，别说没有那么多苹果，即使有，也常常烂在山沟沓窝里。

1954年1月，我从莱阳师范毕业，分配到栖霞。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感到是那样陌生。同学说：“栖霞是一个‘山国’，朝夕有云霞栖驻，故名栖霞。你若分到西栖还好，若到东栖，中有胶东屋脊的十八盘相隔，要进趟县城可就难喽。”我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将来还能不通汽车？”“那除非到猴年马月，老愚公把山搬了。”这番耸人听闻的话，对我这个自小在海边长大、从没见过大山的人来说是个震慑！

果然，领导根据档案上的籍贯，照顾我离老家近，分配我到栖东边陲——桃村任教。到任后，我向村里人询问：“十八盘究竟有多险？”乡亲讲了一段故事：清朝末年，十八盘东麓一个村里，有两个农民打架，吵着要进城打官司。两人扭扯着上了十八盘的顶峰，半天时间都过去了，累得呼呼直喘，气已消了一半。于是两人讲和，又一起回来了，故十八盘又有“消气岭”之称。可见它有多险、多难走了。

翌年正月，县里召开教育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。从桃村进城，就要翻越十八盘，我终于有了亲身感受十八盘的机会。我们一行十人，凌晨披星戴月出发，至上午10点左右开始爬山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攀援而上，走走停停，歇一会儿，爬一会儿，直到下午3点才过了十八盘，掌灯时候方进了城。谁知会议结束那天，我患了重感冒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发愁路上给同事们添累赘，忧虑不已。教育局领导得知后，雇了一头毛驴让我骑着。别说走这样的山路，就是在马平泊，我也从未骑过那玩意儿，可事已至此，只得硬着头皮上路。一路上，同志们边爬山，边拥着我骑驴向前挪进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我在驴背上吓得魂不附体，半路上只

得在一个同事家里过夜，发了一场汗后，第二天总算回到了学校。

1958年，人们敢想敢干，“愚公”们真的要开山修路了。历经一年多，“枯木朽株齐努力”，凭着钢钎、铁锤和炸药，硬是把个十八盘劈下几丈去。两坡顺势开挖填补，一条十八道弯的栖霞公路盘绕而过，而且一度成为全国山区公路的典型。

1979年，借改革开放的东风，“愚公”再出山，历时半年，栖霞公路铺成沥青路。经此一举，行车速度提高了40%，耗油量降低了30%，公路养护每年可节约两万多工，大大改善了路途条件，但自县城至桃村不足50公里，仍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

半个世纪过去，洞穿十八盘、贯通胶东半岛东西交通的大动脉，终于列入国家重点工程。经过几年的考察论证，文（登）三（山岛）二级公路（后改为206国道，即今威汕路）含水石岭、十八盘两条隧道在内的栖霞东段工程于2002年7月正式开工，成千上万的“愚公”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。为了早日实现多年的梦想，他们忘掉寒暑易节，连节假日都在挥汗如雨、夜以继日地干。中铁一局、十九局所属的工程队发扬“打通二郎山”的精神前来参战，凿开总长1240米的两条隧道，一条全长40公里的栖霞东段公路，历时800多个日日夜夜，终于在2004年11月10日全线贯通。从此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缩到半小时，数十里的山路缩成不足二公里的隧道，简直是人间神话。是年，岁当甲申，正好应了莱师同学说的“等到猴年马月”那句话。

如今，威汕（威海至汕头）公路全线通车已经多年，不仅市内的镇镇通、村村通相继与之连接，而且烟青一级公路（即204国道）、沈海高速路也纵横栖霞境内，还有多条省内公路穿境而过。栖霞市十几个镇区、各个村的农副产品，都能通过火车、飞机、轮船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，真是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早已退休定居山城的我，每当乘车回乳山老家，经过两条隧道时，总想起当年骑毛驴过十八盘那惊恐万状的情景，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# 白洋河边 栖霞城

牟民

全长45.9公里的栖霞白洋河，发源于栖霞城东大灵山西麓与城西郭落山之阴，在城区与翠屏河、枣行河、汶水河、滨水河、岩子口河五条河交汇北流，有豹山河、洛汤河、寨里河汇入，蜿蜒东流又有瓮留河、山东河并入，三弯五转抵福山夹河注入渤海。

在白洋河的上端，五条河交汇处，南边翠屏山阴，北面凤彩山阳之下，由牟氏庄园辐射，形成一片河城中城。五河东西贯通，流入白洋河，白洋河东为山城主体，楼房有序排列。加之，东有大小灵山，西矗郭落山，城在山中，名曰山城。

栖霞山城，又名果都，名副其实的胶东屋脊。山林富有，包容霞光，霞光投怀送抱，融进妖娆天地。因为满目绿色，霞光格外强劲，分外殷勤。栖霞的霞光最美，最富有。“走遍天下，唯有栖霞！”享受霞光的沐浴，是胶东屋脊万物的福分。

每日清晨，出门便可登上山城周边山顶，站立，静待日出。一轮朝阳，从东方慢镜头探出，把积攒了的万道霞光，齐刷刷遍洒山城。

此刻，朝阳新鲜、活力、蓬勃。睡足的山城，经霞光轻柔抚摸，精神抖擞。山城的霞光成熟、璀璨、坚挺、甜美、生动、开朗、大方！入手一把，满满的；吸一口，暖暖的。春天里，花儿吃满了阳光，果实坐足，有阳光雨露滋润，满树珍珠。风再大，渗透了阳光，便乖巧温柔，山城很少见台风；夏雨再暴烈，搂抱了阳光，便晶莹玲珑，每一滴含了个太阳似的温和。收获季节里，你咬一口栖霞的苹果，会品尝到霞光融合着人体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让你口中弥香。

立城北凤彩山上，于红彤彤的高大镂空苹果雕塑下，近观彩霞中的牟氏庄园，俯视山城全貌，除了鳞次栉比的高楼，醒目的三棵古槐，呈三角形站立。庄园门前一棵，200多年树龄，城中东西两棵，西槐1100年树龄，东槐树龄1300年。

山城南北三条主路沐浴在霞光里，四通八达的支路两边更多是法桐、樱花、紫荆等。城东1300多年的那棵古槐被立为“国槐”，传说，唐朝大将尉迟敬德曾在槐下歇息过。不到10万人口的山城，离不开山，脱不了水。河多桥多，单是白洋河城区段便有腾飞桥、庄园桥、滨河桥、振兴桥、山城桥、跃进桥、翠屏桥、民生桥，过桥通向白洋河西的烟青一级公路，与南北主路联网，把城区均匀划分为若干片，南有翠屏山，也可登山北望。引人注目的白洋河正在梳妆打扮，灯光喷泉、景观廊道、水清岸绿、滨水公园，“水在城中、山水相连”的美景正在向市民走来。

牟氏庄园在城北，仿佛一双农耕文化的眼睛，惊视山城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再回身北望，长春湖霞光中波光粼粼，湖边的太虚宫钟磬敲响，三清殿霞光中时隐时现。此刻与天地融为一体，头顶蓝天，脚踏大地，河流纵横在目，霞光万道，心中杂念顿消，就像离弦之箭，蓄势待发。

